关　注

作为文化现象的人工智能

——由赵毅衡《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说起

周韵淞



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一系列“科技—文化”事件的集合，构成了技术奇点时代的文化史。从文化现象角度来考察人工智能，思考人工智能如何成为当下社会的意义单元，正是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中做出的学术思考与实践。

一

为什么不同文化社群的人都对人工智能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与兴趣？一种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人工智能会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走向新的繁荣。这种回答勾勒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终极愿景，但却未能真正触及提问中“持续”一词的时间内涵。我们往往将“持续”视为由当下向未来的时间段落，而忽视了“过去—当下—未来”这一更本质的时间结构。

在20世纪初期，E.M.福斯特就在《大机器停止》中，描绘了一个被人工智能全权接管的城市。小说中的智能化中枢并非新鲜事物，它早已以科幻的样态存在于文艺作品中。赵毅衡在科幻文学、科幻电影、科幻剧集等艺术文本中，找到了人工智能“符号先于现实”的多种姿态，即它的“异智能体”形态。所谓“异智能体”，是指有智能的非人，包括仿生人、复制人、数字人、生化人、赛博人等。在不同科技发展时段，不同异智能体占据着想象的主流位置，而人工智能正是当下最热门的一种。这些异智能体作为科幻作品中的核心符号文本，被创作者精心打磨——科幻小说赋予它们以奇诡的故事，科幻电影赋予它们以逼真的声与形，科幻剧集则借由大众媒介使之“走进”无数大小屏幕中。正是经由不同作品对异智能体的多模态“赋魅”，才使得它们能持续地呈现出新意与新奇，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意义单元。

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幻文本为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愿景式的未来想象。不同学科对异智能体的想象侧重各有不同，就符号学这一意义研究科学来说，它更侧重对异智能体可能拥有的表意行为与交流过程的关注。罗曼·雅各布森曾对交流要素进行划分，总结出六个基本要素：说话人、受话人、语境、信息、接触、代码。每个要素在交流过程中对应不同功能，这使得交流行为成了一个立体、复杂的意义生成、传递、接受系统。赵毅衡考察了科幻作品中人类与异智能体的交流细节，包括：异智能体的身体形式，异智能体的符号媒介，异智能体理解意义的范畴，异智能体的共情能力。可以发现，但凡启用异智能体符号的科幻作品，其想象力精微之处，无外乎聚焦于异智能体的交流过程。动画《攻壳机动队》勾勒了赛博人之间纯信息化的交流手段，这是接触层面的想象；电影《降临》中，人类与外星人交流的前提是破解外星人的语言符号，这是代码层面的想象；剧集《西部世界》里，人类与仿生人的交流在于受话人能否具备意义积累的过程，这是受话人身体机能的想象。《2001太空漫游》与《流浪地球2》则聚焦异智能体能否突破被设计的语言框架，以实现自我意识的涌现。

二

如果说异智能体构建了科幻作品中的“他者”主题，那么以“后人类”为关键词展开的想象，就构成了“自我”主题。赵毅衡向读者展现了一条“肉体—机械”渐进融合的形象光谱：身心俱全的肉身人—心全身补的赛博人—机身机心的硅基人—身心俱虚的虚拟人，这个光谱的终点还存在着人类世残迹。

在许多科幻作品中，机器人与具身化人工智能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像《钢铁侠》中托尼·斯塔克，他实际上已是肉身、钢铁之躯、人工智能的三重复合体。目前，世界各地的科研机构已经开始了“赛博式”科学实验，脑机接口、机械外骨骼是典型代表。这些技术的逐步实现，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科幻已成历史”的论调。必须指出，“人—机”融合技术具有相当强的实用性导向，它们是针对身体残疾或特定场景展开的辅助性医学实验。相较而言，科幻作品不具备改变现实的实际功能，但是后人类符号的存在却反复提醒大众，在技术外，更关键的是个体对技术的认知，而这是要在科技发展大飞跃后才会真正面对的问题。由此书中展开了未来向度下的主体意义思考：赛博人的主体性焦虑，硅基人的情感丧失，虚拟人的“纯意义存在”等。作者尝试从学术角度探讨未来主体意义，是因为他践行着人文学者的思想实验，即假设未来学者想要知晓过去人类的交流模式，那么该书便能提供一份当下人类世的意义考古报告。

三

面对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卓越写作能力，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表达对其创作能力超越人类的焦虑。在人工智能“解读”人类社会的过程中，也需要反过来观察人工智能对文化的影响。作为文化符号的人工智能，它们是科技在文化社会中的投影，需要富有人文关怀地看到技术对人们身心与认知的潜在影响。当下，艺术作品中的人工智能形象激起了无限遐想，而现实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真切问题是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间的关系。移动终端的各种软件已经充斥着人工智能“制作”的文字、图像和影像，它们与真实影像混杂存在，令观者难以辨认。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已经是艺术家了呢？对此，赵毅衡在书中以“人”为出发点，认为艺术创作其实是艺术家意义的宣泄，人工智能虽能模拟精致的技巧，但缺乏乐在其中的创作动机。纵观艺术发展，“艺术终结论”的论调并不新鲜，但现实是艺术从未被终结过。艺术作品的赏析从不只是识别真与假的游戏，而是与一位创作者灵感进行跨越语言式的精神交流。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作为一本学术通俗读物，对科幻作品中异智能体信息交流的符号学考察，以及对人工智能普遍社会意义的探究，构成了该书的通俗引言。而符号学理论的深入分析，则为学界、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学术思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积极接受、使用新科技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己学科经典理论的自信与自觉。该书提醒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积极接受、使用新科技的同时，也应保持对自己学科经典理论的自信与自觉。

人工智能与语言研究本身就紧密相连，自然与符号学也密切相关。作者回顾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与人工智能专家”杰弗里·辛顿间的争论，前者认为语言是人类有生以来具备的元能力，后者则认为语言输出依靠在数据库中的挑选。为了理解人工智能呈现出的全知型、自动化的新表意形式，赵毅衡借助符号学核心概念“理据性”，通过串联皮尔斯与索绪尔的概念差异、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转向，以及对“心想符号”理论的重新发掘，从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角度解读了人工智能思想“黑箱”中的“思想链”问题，为之提供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分析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符号学》从“人工智能文化现象+符号学理论”的复合视角出发，将人工智能内化为文化社会中的意义分子，它不再是“冰冷”的自动化意义输出程序，而是联系着科幻、形象、艺术、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媒介物。唯有秉持人文立场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视为个体意义实现之新途径，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创作出更有意义的作品。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作快评



从『故园』到『四时』

——中国式科幻的时空转场

彭　超

2024年，三卷本的《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提出“故园科幻”的概念，并从空间维度探索中国式科幻的发展道路。今年，由同一策划编者推出的《四时闻歌：中国式科幻的自然浪漫》（全两册），则转向了时间维度。前者写“故园”的地理，后者写“四时”的节律，这两套书一横一纵，共同构成中国科幻关于时空的完整命题，即当人类走向未来时，不仅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要知晓我们将以怎样的时间节律在宇宙中安身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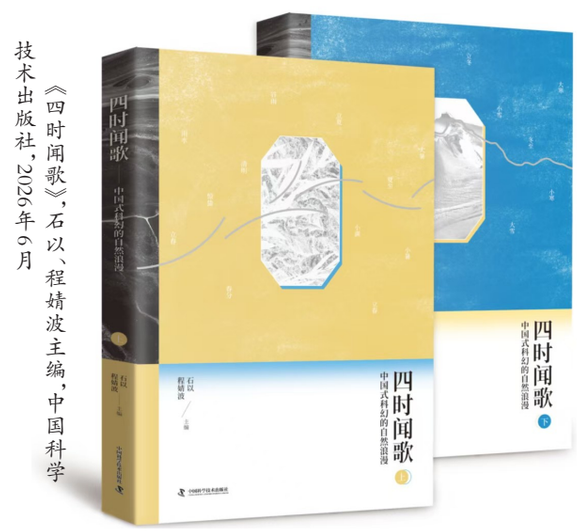
要理解《四时闻歌》的独特性，首先要回到二十四节气本身。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形成这套概念的？靠着观察北斗斗柄的指向、影子的长短、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先人将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运动轨迹精确划分为二十四个等份，犹如在时间长河中立下二十四个航标，进而将天文与物候、农事、民俗等编织在一起，这本身就充满浪漫。二十四节气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的时间感受，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结构和文化形塑。

如何用科幻来表达节气？须得将与节气相关的文化内涵、情感经验转化为叙事动力，才能真正激活这一非遗文化。如果说伴随着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发展的西方科幻，追求的是向外扩张、征服异星、用绝对实力建立秩序，那么《四时闻歌》的贡献则在于将节气作为方法，提供了一种与西方科幻截然不同的认知路径和思维方式，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顺势而为的生存哲学重构科幻中的时空观念与生命政治。比如，苏莞雯的《同此凉热》写立秋，将“疏雨”手术与佛山香云纱的染整工艺并置，云图被想象成一块可以“缝补”的香云纱，气象工程师以柔性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调控水汽，造出一条留给人类的“晴道”。贾煜的《洪极》写小满，AI“雨师”为了追求参数上的“大满”而引发洪水灾难，小说借人物之口反思，“我们用科技强行填平自然的波动，正如把所有蜿蜒的河流都要改造成笔直的运河，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小满”的敬畏与“立秋”的缝补，也是对“人定胜天”观念的反省。修新羽的《雀入大水为蛤”的古老物候出发，创造了“寒露虫”这种能在电流与固态、信息与肉体之间自由跃迁的生物。人类恐惧的死亡，在这里被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能量与记忆存续。

《四时闻歌》所展现的“自然浪漫”，也绝非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温情脉脉。它是在灾难、末世、太空等极端环境中，展示出的一种向内探寻的柔性智慧，在宇宙尺度上安放情感与记忆，节气成为了维系文明存续的节律锚点。中元节的星海放灯，冬至的吃面，这些日常的微小仪式，在科幻的极端设定下被放大为照亮黑暗宇宙的微光。在江波的《霜降火星》中，水分子在火星地表凝结成霜，这既是自然节律的显影，也是人类开拓者面对浩瀚宇宙的生命赞歌。当面临末世与异星绝境时，人类如何维系自身的文明认同？《四时闻歌》给出的答案是节气仪式。杨平的《大秋分》里，失去农业功能的秋分典礼成了地下基地维系社会秩序的仪式。宝树的《蛇女》将清明踏青与白蛇传说重构为母系牧蛇文明在父权文明兴起前的历史悲剧。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将二十四节气搬入“香格里拉号”太空站，中元节的放莲灯民俗被改造成了太空生态仓中的导航信标，通过生态仓的自转、人工光照和星空图样重新校准，让太空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节气仪式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情感与记忆的传承方式，它让散落宇宙的人类依然能够通过“过节”来确认“我是谁”。正如阿来在序言中所言，“最硬的核，也可以包裹最软的心；最远的未来，依然能听见二十四节气的回响”。《四时闻歌》用“节气”这条隐秘的线，将散落在宇宙各处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重新联结在了一起。

从《故山松月》到《四时闻歌》，从“故园”到“四时”，中国式科幻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时空转场。前者将科幻从他乡与远方拉回到故乡与大地，在地理空间上确立了本土主体性；后者则从空间转向时间，在行星节律与宇宙历法中，确立了属于中国人的时间坐标。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进程中写下《故乡》；而今天，中国科幻在开辟自己的新赛道时，也要回到“故园”，走向属于自己的“四时”。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由石以、程婧波主编的《四时闻歌》，不仅是一次节气与科幻的跨界融合，更是中国科幻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生动例证。它证明了中国科幻不必跟着西方太空歌剧或赛博朋克的脚步亦步亦趋，它完全可以从自己丰厚的农耕文明与哲学土壤中汲取养分，生长出带有东方哲思与美学特质的未来想象。当人类真正散居群星之间，只要那二十四节气的回响还在，我们就依然能在浩瀚宇宙中找到那个名为“家”的坐标。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想象力研究”（22CZW057）阶段性成果］



《四时闻歌》，石以、程婧波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6月

评　论　　科幻小说《暮星归途》

住在黑洞旁养老的未来生活

付昌义

今年9月，青年科幻作家吴楚的科幻小说《暮星归途》获得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自2017年发表首部科幻小说《长生》以来，吴楚已陆续出版了《无光之地》《记忆偏离》《幸福的尤刚》《致命干预》等多部长篇科幻作品，这些小说围绕外星生物、星际穿游、人工智能、时空穿越、生命科学等多种科幻元素，以贴近现实的创作手法，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平行世界，揭示了未来社会“民生”的变化，持续关注人类在高科技中如何自处的现实课题。

《暮星归途》是一部探讨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科幻现实主义作品。如何应对老龄化不仅是小说创作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小说以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的某个国家为故事的发源地，公益慈善计划“南山计划”将从地球向外星球移民3000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保证每人享受免费的医疗和生活待遇，但是移民之后到死也不可以返回地球。这个计划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这是一张单程的车票，旅程开始了就无法退出，更不用说计划背后还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故事的主人公是揭开这个秘密的关键，他本是一位采访移民计划的年轻记者，但却阴差阳错被逮到了外星球，由于计划的单向性他无法返回地球，而在返回地球的一次次尝试中他逐渐了解了计划背后的秘密……

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全球性难题。科幻作家郑文光在1981年说过：“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或者凹凸镜，采取讽刺的形式，它就是哈哈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做科幻现实主义。”他所指的科幻现实主义，核心要素有三点：一是要反映现实生活；二是要通过曲折、变形的形式来反映；三是要以与“讽刺形式”不同的严肃形式来进行。从这一概念分析《暮星归途》可以发现，“南山计划”也是现实养老问题的“曲折与变形”。小说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养老资源的来源问题。小说中，黑洞引力影响了XV-31行星的时间，造成外星球一天等于地球上一百多天的时间差，时间差也就变相导致了资源差，等于地球上一百多天的资源要供给XV-31行星一天使用。其次，老人们由于搬到了异星球，孤独寂寞等情感会成倍增长。小说放大了这种情感，也是在直面养老院老人养老的空巢问题。最后，小说中主人公易一的母亲由于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产生了剧烈的心理落差，并引起了生理疾病，这部分涉及的是老人工作被替代的问题。可以看出，小说由黑洞引力引起的时间差、逃离异星球、人工智能的工作替代三种曲折、变形的科幻方式，反映了直面老龄人口问题时遇到的各种困境。

进入新世纪，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有所“复归”，科幻作家陈楸帆重新诠释了科幻现实主义概念，认为科幻现实主义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对时事的简单呼应和摹写”，而是一种逻辑自洽与思维缜密的“真实性”或“真实感”。当代任何现实不可能脱离科技的语境，科幻文学是对超真实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回应，它必须面对那些传统文学回避和忽视、却充斥于当今社会的人与技术关系问题。同时，陈楸帆化用了朱瑞瑛的隐喻理论，认为传统文学手法的模仿与再现已经无法实现对现实图景的编码与解码，特别是针对全球化、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只能停留在隐喻的层面，而唯有“高密度的现实主义”的科幻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实现字面义与隐喻义的统一。小说中，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的发展可以给人类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也隐藏着沦落为资本逐利的残酷工具的风险。XV-31行星本来是一种人为构建的乌托邦，在没有来到过的地球人心中就是天堂，而主人公的意外降临让乌托邦瞬间解构，由“天堂”沦落为令人焦虑的“地狱”。这既是时空断裂隔绝带来的心理问题，也是主人公面临困境的现实问题，破解这一问题只有揭露其背后的真相，所以主人公就利用钻石C14测定巧妙地揭示了XV-31行星位于黑洞周边赢得的“慢时间”。

人类的日常生活在科技的侵入下变得越来越难以用传统文学手段来表达，如此一来，科幻文学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科幻文学将不同层面的现实交叠起来并使其互相影响，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立体的世界图景。而这也就是《暮星归途》带给我们的科幻现实主义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新书推介

张小北著，《逃离新世界》，新星出版社，2026年9月



该书是编剧张小北的首部长篇科幻作品。灾难之后，幸存者困在人造封闭穹顶城市暮城，靠定时降雨、循环农场维系生存，所有人都怀揣逃离牢笼的渴望。随着内部隐患持续发酵，新的危机悄然降临。作品采用强画面感影视化叙事，借末日封闭空间的群体博弈、记忆迷雾，追问自由、真相与选择的意义，在生存绝境中审视人性。

【美】凯莱布·沙夫著，《深空探测小史》，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1月



该书是一部天体生物学视角下的深空探测史科普作品。作者将达尔文环球航行与人类航天远征双线对照，梳理从人造卫星、登月、火星探测到旅行者号、新视野号等关键任务，认为奔赴深空是生命40亿年扩张本能的延续。书中融合工程、演化论与人文反思，冷静追问人类走出地球的深层动因，兼具史实精度与哲学思辨。

索何夫著，《雨王》，文化艺术出版社，2026年9月



该书是青年作家索何夫的最新科幻小说。故事以全球荒漠化为背景，讲述科研团队研发生物造物“金枝”改造荒漠，衍生出“雨王”，该生物具备调控降水的强大能力，也蕴藏巨大风险。小说围绕生物技术伦理展开思辨，书写人类欲望与责任、坚守与抉择，反思人类改造自然的边界，探讨科技发展与生态平衡如何兼容。